五代史補/卷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五代史補
卷一
作者：陶嶽　北宋

卷二

太祖應讖

太祖朱全忠，黃巢之先鋒。巢入長安，以刺史王鐸圍同州，太祖遂降，鐸承制拜同州刺史。黃巢滅，淮蔡間奏宗權復盛，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，太祖汴人，必究其能否，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，以討宗權，未幾滅之。自是威福由已，朝廷不能制，遂有天下。先是，民間傳讖曰《五公符》，又謂之《李淳風轉天歌》，其字有八牛之年，識者以八牛乃朱字，則太祖革命之應焉。

太祖文健兒面

太祖之用兵也，法令嚴峻。每戰，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返者，其余皆斬之，謂之拔隊斬。自是戰無不勝，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，疲於追捕，因下令文面。健兒文面，自此始也。

敬翔裨贊

敬翔應《三傳》，數舉不第，發憤投太祖，願備行陣。太祖問曰：「足下通《春秋》久矣，今吾主盟，其為戰，欲效春秋時，可乎？」翔曰：「不可。夫禮樂猶不相沿襲，況兵者詭道，宜其變化無窮。若復如春秋時，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，大王之事去矣。」太祖大悅，以為知兵，遽延之幕府，委以軍事，竟至作相。

王彥章入軍

王彥章之應募也，同時有數百人，而彥章營求為長。眾皆怒曰：「彥章何人，一旦自草野中出，便欲居我輩之上，是不自量之甚也！」彥章聞之，乃對主將，指數百人曰：「我天與壯氣，自度汝等不及，故求作長耳。汝等咄咄，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！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，死則未暇，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，汝等能乎？」眾初以為戲，既而彥章果然，眾皆失色，無敢效之者。太祖聞之，以為神人，遽擢用之。

楊凝式佯狂

楊凝式父涉，為唐宰相。太祖之篡唐祚也，涉當送傳國璽。時凝式方冠，諫曰：「大人為宰相，而國家至此，不可謂之無過，乃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，保富貴，其如千載之後雲雲何，其宜辭免之。」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，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，搢紳之士，及禍甚眾。涉常不自保，忽聞凝式言，大駭曰：「汝滅吾族。」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。凝式恐事泄，即日遂佯狂，時人謂之「楊風子」也。

楊行密錢塘侵掠

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，錢鏐危急，遣其子元璙修好於行密。元璙風神俊邁，行密見之甚喜，因以其女妻之，遽命頵罷兵。初，頵之圍城也，嘗遣使候錢鏐起居，鏐厚待之。將行，復與之小飲。時羅隱、皮日休在坐，意以頵之師無能為也，且欲譏之。於是日休為令，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，因曰：「其」字上加「草」為萁菜，下加「石」為{其石}子，左加「玉」為琪玉，右加「月」為期會。」羅隱取「於」字，上加「雨」為舞雩，下加「皿」為盤盂，左加「玉」為玗玉，右加「邑」為邘地。使者取「亡」字，譏錢鏐必亡，然亡上加「草」為芒，下加「心」為忘，右加「邑」為邙，左加「心」為忙，其令必不通，合坐皆嘻笑之，使大慚而去。未幾，頵果班師。先是，行密與鏐勢力相敵，其為憤怒，雖水火之不若也。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，號曰「穿錢眼」。鏐聞之，每歲命以大斧科柳，謂之「斫楊頭」。至是，以元璙通昏，二境漸睦，穿眼斫頭之論始止。

楊行密詐盲

楊行密據淮南，以妻弟朱氏眾謂之朱三郎者，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。泗州素屯軍，朱氏驍勇，到任恃眾自負，行密雖悔，度力未能制，但姑息之，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。居

無何，行密得目疾，雖愈且詐稱失明，其出入皆以人扶策，不爾則觸墻抵柱，至於流血，姬妾仆隸以為實，然往往無禮。首尾僅三年，朱氏聞之，信而少懈弛。行密度其計必中，謂妻曰：「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，男女卑幼苟不諱，則國家為他人所有。今晝夜思忖，不知召泗州三舅來，使管勾軍府事，則吾雖死無恨。」妻以為然，遽發使，述其意而召之。朱氏大喜，倍道而行。及入謁，行密恐其覺，坐於中堂，以家人禮見。朱氏頗有德色，方設拜，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之，正中其首，然猶宛轉號呼，久而方斃。行密內外不測，即時升廳，召將吏等謂之曰：「吾所以兩目失明者，蓋為朱三。此賊今已擊殺，兩目無事矣，諸公知之否？」於是軍府大駭，其仆妾嘗所無禮者，皆自殺。初，行密之在民閑也，嘗為合肥縣手力，有過，縣令將鞭之，行密懼且拜。會有客自外入見，行密每拜，則廳之前檐皆叩地，而令不之覺⊥知其非常，乃遽升廳，揖令於他處，告以所見。令驚，遂恕之，且勸事郡以自奮。行密度本郡不足依，乃投高駢。駢死，秦彥、孫儒等作亂，行密連誅之，遂有淮南之地。

朱瑾得戰馬

瑾之奔淮南也，時行密方圖霸，其為禮待加於諸將數等。瑾感行密見知，欲立奇功為報，但恨無入陣馬，忽忽不樂。一日晝寢，夢老叟眉發皓然，謂瑾曰：「君常恨無入陣馬，今馬生矣。」及廄隸報，適退槽馬生一駒，見臥未能起。瑾驚曰：「何應之速也！」行往視之，見骨目皆非常馬，大喜曰：「事辦矣。」其後破杜洪，取鐘傳，未嘗不得力焉。初，瑾之來也，徐溫睹其英烈，深忌之，故瑾不敢預政。及行密死，子溥嗣位，溫與張鎬爭權，襲殺鎬，自是事無大小，皆決於溫。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，乃以子知訓自代，然後引兵出居金陵，實欲控制中外。知訓尤恣橫，瑾居常嫉之。一旦，知訓欲得瑾所乘馬，瑾怒，遂擊殺知訓，提其首，請溥起兵誅溫。溥素怯懦，見之掩面而走。瑾曰：「老婢兒不足為計。」亦自殺。中外大駭且懼，溫至，遽以瑾屍暴之市中。時盛暑，肌肉累日不壞，至青蠅無敢輒泊。人有病者，或於暴屍處取土，煎而服之，無不愈。

錢鏐弭謗

錢鏐封吳越國王後，大興府署，版築斤斧之聲，晝夜不絕。士卒怨嗟，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：「沒了期，侵早起，抵暮歸。」鏐一見欣然，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：「沒了期，春衣才罷又冬衣。」時人以為神輔，自是怨嗟頓息矣。

王建犯徒

王建在許下時，尤不逞，嘗坐事遭徒，但無杖痕爾。及據蜀，得馮涓為從事。涓好詆訐，建恐為所譏，因問曰：「竊聞外議，以吾曾遭徒刑，有之乎？」涓對曰：「有之。」建恃無杖痕，且對眾，因袒背以示涓曰：「請足下試看，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？」涓知其詐，乃撫背而嘆曰：「大奇，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！」賓佐皆失色，而涓晏然。

王建禮待翰林學士

王建之僭號也，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。侍臣或諫其禮過，建曰：「蓋汝輩未之見也。且吾在神策軍時，主內門魚鑰，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，雖交友不若也。今我恩顧，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，何謂之過當耶！」論者多之。

鐘傳重士

鐘傳雖起於商販，尤好學重士，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，多因傳薦。四遠騰然，謂之曰英明。諸葛浩素有詞學，嘗為泗州管驛巡官，仰傳之風，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，列於啟事以投之。十啟凡五千字，皆文理典贍。傳覽之驚嘆，謂賓佐曰：「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。」遂以五千貫贈，仍辟在幕下，其激勸如此。

羅隱東歸

羅隱在科場，恃才傲物，尤為公卿所惡，故六舉不第。時長安有羅尊師者，深於相術，隱以貌陋，恐為相術所棄，每於尊師接談，常自大以沮之。及其累遭黜落，不得已，始往問焉。尊師笑曰：「貧道知之久矣，但以吾子決在一第，未可與語。今日之事，貧道敢有所隱乎！且吾子之於一第也，貧道觀之，雖首冠群英，亦不過簿尉爾，若能罷舉，東歸霸國以求用，則必富且貴矣。兩途，吾子宜自擇之。」隱憮然不知所措者數日。鄰居有賣飯媼見隱，驚曰：「何辭色之沮喪如此，莫有不決之事否？」隱謂知之，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。媼嘆曰：「秀才何自迷甚焉！且天下皆知羅隱，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！不如急取富貴，則老婆之願也。」隱聞之釋然，遂歸錢塘。時錢鏐方得兩浙，置之幕府，使典軍中書檄，其後官給事中。初，隱罷上中書之日，費窘，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。將入其境，先貽書敘其家世，鄴王為侄。幕府僚吏見其書，皆怒曰：「羅隱一布衣爾，而侄視大王，其可乎？」紹威素重士，且曰：「羅隱名振天下，王公大夫多為所薄，今惠然肯顧，其何以勝！得在侄行，為幸多矣，敢不致恭，諸公慎勿言。」於是擁旆郊迎，

一見即拜，隱亦不讓。及將行，紹威贈以百萬，他物稱是，仍致書於镠謂叔父，镠首用之。

鄭準作歸姓表

鄭準，不知何許人。性諒直，能為文，長於箋奏。成汭鎮荊南，辟為推官。汭嘗讎殺人，懼為吏所捕，改姓郭氏。及為荊南節度使，命準為表乞歸本姓。準援筆而成，其略雲：「臣門非冠蓋，家本軍戎。親朋之內，盱睢為人報怨；昆弟之間，點染無處求生。背故國以狐疑，望鄰封而鼠竄。名非霸越，乘舟難效於陶朱；誌切投秦，出境遂稱於張祿。」又雲：「成為本姓，郭乃冒稱。本避犯禁之辜，敢歸司寇；別族受封之典，誠愧諸侯。伏乞聖慈，許歸本姓。」雲雲。其表甚為朝廷所重。後因汭生辰，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，仍貺《初學記》一部。準忿然以為不可，謂汭曰：「夫《初學記》蓋訓童之書爾，今敵國交聘，以此書為貺，得非相輕之甚耶！宜書責讓。」汭不納，準自嘆曰：「若然，見輕敵國，足彰幕府之無人也，參佐無狀，安可久！」遽請解職。汭怒其去，潛使人於途中殺之。

曹唐死

曹唐，柳州人。少好道，為大小《遊仙詩》各百篇，又著《紫府玄珠》一卷，皆敘三清十極紀勝之事。其《遊仙》之句，則有《漢武帝宴西王母》詩雲：「花影暗回三殿月，樹聲深鎖九門霜。」又雲：「樹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閑無路月茫茫。」皆為士林所稱。其後遊信州，館於開元寺三學院。一旦臥疾，眾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，且四向顧視，相謂曰：「只此便是，樹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閑無路月茫茫。」言訖，直入唐之臥室。眾僧驚異，亦隨之而入，逾閾而青衣不復見，但見唐已殂矣。先是，唐與羅隱相遇，隱有《題牡丹》詩雲：「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亦動人。」唐因戲隱曰：「此非賦壯丹，乃題女子障耳。」隱應聲曰：「猶勝足下鬼詩。」唐曰：「其詞安在？」隱曰：「只『樹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閑無路月茫茫』，得非鬼詩？」唐無言以對。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，而唐尋卒，則隱之言豈偶然哉！

杜光庭入道

杜光庭，長安人，應《九經》舉不第。時長安有潘尊師者，道術甚高，僖宗所重。光庭素所希慕，數遊其門。當僖宗之幸蜀也，觀蜀中道門牢落，思得名士以主張之。駕回，

詔潘尊師使於兩街，求其可者。尊師奏曰：「臣觀兩街之眾，道聽途說，一時之俊即有之，至於掌教之士，恐未合應聖旨。臣於科場中識《九經》杜光庭，其人性簡而氣清，量寬而識遠，且困於風塵，思欲脫屣名利久矣。以臣愚思之，非光庭不可。」僖宗召而問之，一見大悅，遂令披戴，仍賜紫衣，號曰廣成先生，即日馳驛遣之。及王建據蜀，待之愈厚，又號為天師。光庭嘗以《道》、《德》二經註者雖多，皆未能演暢其旨，因著《廣成義》八十卷。它術稱是，識者多之。

爾朱先生上升

爾朱先生忘其名，蜀人，功行甚至。遇異人，與藥一丸，先生欲服，異人曰：「今若服必死，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，則仙道成矣。」先生如其教。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，欲其浮，如是者殆一紀，人皆以為狂，或聚而笑之，而先生之心愈堅。居無何，因遊峽上，將渡江，有叟艤舟相待。先生異之，且問曰：「如何姓氏？」對曰：「石氏。」「此地何所？」答曰：「涪州。」先生豁然悟曰：「異人浮石之言，斯其應乎！」遂服其藥，即輕舉矣。

上藍遺鐘傳偈

上藍和尚失其名，居於洪州上藍院。精究術數，大為鐘傳所禮。一旦疾篤，往省之，且曰：「老夫於和尚，可謂無間矣。和尚或不諱，得無一言相付耶？」上藍強起，索筆作偈以授。其末雲：「但看來年二三月，柳條堪作打鐘槌。」偈終而卒。傳得之，不能測。洎明年春，淮帥引兵奄至，洪州陷，江南遂為楊氏有。打鐘之偈，人始悟焉。

僧貫休入蜀

僧貫休，婺州蘭溪人。有逸才，長於歌詩。嘗遊荊南，時成汭為荊南節度使，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，僅百余人，而貫休在焉。汭不能親覽，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。準害其能，輒以貫休為第三。貫休怒曰：「藻鑒如此，其可久乎？」遂入蜀。及至，值王建稱藩，因獻之詩雲：「一瓶一缽垂垂老，萬水千山得得來。」建大悅，遽加禮待。洎僭大號，以國師賜，號曰禪月。

貫休與光庭嘲戲

貫休有機辨，臨事制變，眾人未有出其右者。杜光庭欲挫其鋒，每相見，必伺其舉措，以戲調之。一旦，因舞轡於通衢，而貫休馬忽墜糞。光庭連呼：「大師大師，數珠落地。」貫休曰：「非數珠，蓋大還丹耳。」光庭大慚。貫休有文集四十卷，吳融為之序，號《西嶽集》，行於世。

陳黯善對

陳黯，東甌人。才思敏速。時年十三，袖卷謁本郡牧，時面上有斑瘡新愈，其痕炳然。牧戲之曰：「藻才而花貌，何不詠歌？」黯應聲曰：「玳瑁寧堪比，班犀詎可加。天嫌未端正，敷面與裝花。」